

近乎天堂

〔墨西哥〕

路易斯·恩波达 著

丁文林 译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1308908

分类号

I 3/

999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CS1494323

I731.45

03

近乎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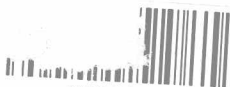
[墨西哥] 路易斯·恩波达

著译

丁文林



24196



X013805

(滇)新登字01号

LUIS SPOTA

CASI EL PARAISO

根据墨西哥 DIANA 出版社1978年版本译

装帧设计：张守义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近 乎 天 堂

〔墨西哥〕路易斯·恩波达 著

丁 文 林 译

责任编辑：郭素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25 插页：1 字数：325 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22-00856-X/I·210

定价：5.45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路易斯·思波达

高莽画

译者简介

丁文林，1952年生，北京市人。1969年中学毕业后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垦荒。1971年进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修西班牙语语言文学。1974年毕业后留校，一直从事教学工作，业余时间研究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曾赴墨西哥和巴西进修。现为北京大学讲师，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理事。曾发表有关拉丁美洲文学的评论，译有中、长篇小说《上帝的笔误》、《地道》、《坟墓》以及《阿斯图里亚斯谈创作》等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译者前言

我第一次读到《近乎天堂》一书是在十年前。当时，一位墨西哥文学教师向我们推荐此书，他认为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社会的一个侧面，即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生活，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这个国家。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找来此书，一经开卷，便被深深地吸引，一口气读了下去，欲罢不能。作品情节起伏跌宕，往往出人意料；语言幽默风趣，常常令人忍俊不禁，的确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好书。所以，当云南人民出版社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征集第二批选题时，我立刻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近乎天堂》一书，并得到出版社方面的慨允，于是便有了这部译本。

《近乎天堂》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国际骗子”的故事。

主人公阿马德奥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一名妓女的私生子。他从小在妓女群中长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养成游手好闲，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性格。成年后，在一位名叫佛朗西斯科的中年男子教唆下，他走上靠诈骗为生的道路，专骗女人以谋取钱财，足迹遍及法国、美国、墨西哥等地。当他来到墨西哥后，受到上层社会名流的青睐，成为社交界的

风云人物。身边各种趋炎附势、献媚争宠者不乏其人，使他感到如鱼得水，仿佛进入“天堂”般的世界。正当他即将同百万富翁龙迪亚的女儿结婚，取得万贯家资的时候，因得意忘形，露出破绽，锒铛入狱，一切皆成泡影。

这是一部针砭时弊的小说。作者路易斯·思波达以其简洁、洗练的文笔，抨击了墨西哥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形象地刻画出一批资产阶级官僚政客、商人、旧贵族和社会名流的丑恶嘴脸，对于人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路易斯·思波达（1925—1977）生于墨西哥，父亲是意大利移民，母亲是西班牙贵族后裔。思波达小学毕业后即放弃了学业，此后从事过多种职业，甚至当过海员和斗牛士。当然他一生更多的时间是献身新闻事业。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在《今日》杂志当通讯员和实习生；十七岁成为墨西哥最有影响的日报《至上报》的编辑；十九岁时担任了该报社所属的另一份报纸《最新消息：下午报》的主编。1949年曾荣获墨西哥“全国记者协会”颁发的最佳记者奖。思波达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编剧。他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于1947年，名为《上校出海》，该书获当年一项墨西哥全国文学奖。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十多部作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他们死在江心》（1948），《饥饿最伤人》（1950），《近乎天堂》（1956），《两难时刻》（1958），《哈哈大笑的猫》（1964），《失眠者的梦》（1966），《输的习惯》（1966），《讲过的故事》（1975），《至理名言》（1975）以及《立刻行动》（1976）。

路易斯·思波达属于墨西哥当代“城市小说派”作家，

其作品主要以城市题材为主。由于他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接触过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又因为他是位出色的记者，对社会问题有着特殊的关注和职业的敏感，所以他的小说多直接涉及社会现实中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和各种丑恶现象。他笔下的人物既有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和旧贵族，亦有不安现状的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此外还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如帮工、贫民、妓女、不法之徒等。以《近乎天堂》为例，思波达在书中以传神之笔勾勒出了社会地位迥然各异的众多人物，比如：在墨西哥大革命期间发了战争财的百万富翁阿隆索·龙迪亚，具有一切暴发户的共同特点，贪婪，狠毒而又愚不可及；某建筑公司的总裁普利亚为争到一份投资合同，不惜鼓动自己年轻的妻子去陪人睡觉。追逐钱财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交际花卡门靠组织上流社会的社交聚会来捞取好处并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教唆犯弗朗西斯科，阴险狡猾，老谋深算；靠欺骗女人为生的骗子阿马德奥，冷酷无情而又胆大妄为；生活在幻想和怀旧之中的贵族遗孀，可怜而可悲；还有倍受践踏的妓女，她们痛苦无望的生活……所有这些人，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亦可看出作者创作功力之一斑。思波达想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说明造成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弊端和腐朽没落的传统观念。是畸形发展的社会造就了骗子阿马德奥，决定了他畸形发展的一生，反过来，他又对这个社会施以无情的报复。因此，不难看出，作者的用意就在于力图唤起人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

《近乎天堂》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作者在构架小说结构时没有采用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

作品毫无新意。思波达这部作品叙事节奏较快捷，语言极少娇饰。整个故事以两条线索同时展开：一条以阿马德奥的身世为主，写出了他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全部经历；另一条以“乌戈·孔蒂王子”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活动为中心，写出了他从春风得意到跌入深渊的一段过程。这种两条线索同时交叉展开的叙事方式，给读者造成悬念，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

可以说，思波达的小说如同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了墨西哥社会生活的一页。这正是我们把这部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用意所在。我们相信，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我国读者，一定能够从这部作品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迪。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第一部

他没敲门就进来了。在这个闷热的夜晚，丽丝的房间里
有股脂粉味儿。

“是你叫我吗？”乌戈·孔蒂问道。

“那是二十分钟以前的事啦。”丽丝头也不回地说。

“你躲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乌戈把烟灰弹到地毯上。她仍旧背着身子，力图解开那
极其复杂的鲸须紧身胸衣的前襟。

“我为什么要躲呢？”

“我也纳闷儿。连续好几天了，”丽丝·爱夫莱尔用她
那粗俗的英语气哼哼地说，“连续好几天了……”

“连续好几天怎么啦？”

“你变得让人没法忍受，对你来说，好像我根本就无足
轻重……”

直到这时她才转过身来。豆粒大的汗珠从她的前额和耳
根后边滚落下来，流进脖子上深深的皱褶里。她半裸着身
子，被那复杂的绸缎束胸箍得喘不过气来，样子十分狼狈。

紧身胸衣下边露出蓝色的针织大裤衩，乌戈每次看见那大裤衩，总要联想起跑了气的瘪气球。丽丝所有的内衣都是老式的。她从不肯使用时髦的束腹带，也不肯穿真丝或尼龙内衣裤。她总是说：“什么也不如针织品舒服、卫生。”她回转身子，狠狠地斜了乌戈一眼。

“把那扇门关上！”她叫道，“关上门！”

乌戈轻轻地关上那包着锃亮铁皮的桃花心木门扇。然后两臂交叉在胸前。

“你这个人真粗心大意，”丽丝边摇着头边朝他走过去。“随时都会有船员经过这儿……他们会看见我的！”

“哼！”他懒洋洋地道。

“噢！让别人看见我这样光着身子你觉得没关系，是吗？你一点也不在乎，对吗？”

“丽丝，看在上帝的份上！”乌戈抱住她的双臂说，“别又开吵了！”

丽丝粗暴地一闪，那双肥胖而松弛的手臂向外一扬，躲了开来。乌戈·孔蒂找了个烟灰缸捻灭烟蒂，坐在宽大的猪皮沙发上。“我怎么居然能和这样一个女人睡觉呢？”他内心问自己。丽丝·爱夫莱尔差不多已是老太婆了。她自己说她有四十岁，但是连她本人也不会相信这种话。她常说：

“女人到我这个年纪，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光。我还年轻。”然而，她早就不年轻了。“我怎么居然能去抚摸她，而且还卖力地同她做爱呢？”为了不至于干坐着，他重又点上一支烟。他一天比一天更讨厌她了。实际上她并不招他恨，仅仅使他恶心并对她有点怜悯。在丽丝·爱夫莱尔困难之时，乌戈闯进了这个女人的生活，那正是她心烦意乱、情绪低落的

关键时刻即将结束之前。一旦闯入她那平淡无奇的生活，他便搅动了沉睡中的一切；勾起丽丝那早已忘却的梦。乌戈用他的青春，用他那不可捉摸的意大利血统，给爱夫莱尔太太的生活带来新的、不可遏止的、诱人的希望。这是乌戈的过错；但是他索性将错就错，他的职业需要他如此行事。

“帮帮我！”丽丝叫道，同时背过身去，让乌戈用他那有力的手指替她解开紧绷在身上的紧身胸衣的带子。

她身上有一股汗味儿。不是半裸着身子的年轻女人的那种好闻的汗香，而是一股衰老、腐败的汗味儿，只有古老陈腐的东西才会有气味儿。“我怎么能亲吻这个女人并且还要让她产生快感呢？”他明知发生这种事令人难以接受，也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尽管如此，他在责问自己时，也对丽丝采取了一点小小的报复行动，把她放在似乎是她把他弄到手的位置上；虽然事实恰恰相反。乌戈不愿意承认他和丽丝·爱夫莱尔睡觉是出于自愿，因为他一直在找这种事干；因为同她睡觉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他的职业所需。

“你要把我弄伤啦！”当他猛力扯动那些带子时，丽丝抱怨说。

“对不起，亲爱的。”乌戈微微一笑。那是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恶意的笑。“真是对不起……”

他又重新去扯那带子，有意要弄伤她；让那窄窄的亚麻带子深深地、狠狠地勒进爱夫莱尔的肉皮。

“疼死我了……笨蛋！”

“亲爱的，我不是故意的！这带子扣系得太死……”

他又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解开紧身胸衣那复杂的带子。终于摆脱了束缚，丽丝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扭动着身子，

让那紧窄的胸衣滑落到髋部。从她胸前垂下两只松弛的口袋；干瘪难看的肚皮上留着深深的勒痕，那是她为了显得腰肢苗条而硬勒出来的。乌戈微笑地看着她从那套筒里钻出来，又看着她怎样用脚尖把那套东西挑到角落里。今天这是头一次，丽丝又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她跌坐在对面的一张沙发上，像刚刚搬完钢琴的装卸工一样浑身大汗淋漓。她就这样赤着身子，裸露着布满皱纹的发胖的肉体，显出一副淫秽的样子。孔蒂发现自己的胃已经过了职业训练，不再感到噁心了，不像早些时候了，现在他用一种职业性的无动于衷看待眼前的情景。

她合上双眼，胸部激烈地上下起伏着，就这样呆了几分钟。乌戈·孔蒂喜欢做一个残忍的人，不过是那种有节制的、温柔的残忍，近乎文雅的残忍。当他用满含柔情蜜意的窃窃私语来讲话时就能体现这个特点。

“亲爱的，你忘了一件事……”

丽丝仍然闭着双眼，仿佛乌戈的话语渗入了她的大脑最深处，从那里对他的话作出了反应，她问道：

“什么事？”

“咱们得上岸去……”

她懒洋洋地掀动眼皮，难以摆脱的昏昏睡意就仿佛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油污，阻挡着她的视线，她费力地睁开眼。乌戈正冲着她微笑，黝黑的脸上闪着一排雪白的牙齿，就像一个发现了自己的动人之处并利用它达到各种目的的小孩子，他的微笑使丽丝无法抗拒。

“我很累……浑身无力。我很想……”

他站起身，走到她身边坐下。用那种既固执又带点威胁